

荒木貞夫
告全日本國

胡適題

書

日本陸軍大臣荒木貞夫

告全日本國民書

劉文典譯

第一章 現代日本之急務

(一)人身上是有魂的【註】日本話所謂魂 (Damashie) 和中國話的魂意義略有不同，例如大和魂 (Yamato damashie) 之類，不是中國話鬼魂意思。

現代日本之急務是什麼呢，所謂政治機構呀，經濟機構呀，大家辯論爭吵得十分熱鬧的，但是回顧既往，認清現在，看看我們最缺乏的是什麼東西呢，依我個人的見解，就是一切東西裏都缺乏一個魂。無論物件做得怎樣好，裏面沒有一個「魂」總是不中用的。

現在有一種人造的機械人。靠電氣或者發條的作用，也能做相當的事。一個

機械人能做兩三個真人的工作。但是我們能把這種機械人當作朋友，願意永遠和他爲伍嗎，我想這是誰也不幹的罷。並且如果我們日本人要是個個都變成了這種機械人，那真是對不起天地鬼神。從我們的祖先一直到現在，一脈相傳，從我們的血管裏流下來的是日本人的精神，日本民族的精神。

把現在歐美的唯物觀念綜觀起來，是太偏於數學的的。數學本是規範人間思想的重要基本學問，然而要把世間的一切現象都用數學來統理，那是不行的啊。

原來數學是要把一切原因和結果辨別明白的一種學問，就是在「一」和「二」假想單位上生了所謂「加」的原因，纔會發生所謂「三」的結果來。要在所謂平面上圓的切線這個假想規定之下，計算通過一點的線，纔會明瞭其不能有兩條的，所以從這樣的思想，發生出來的唯物觀念，就把世間萬事都弄成數學化，「打算化」，換句話說，就是把人都機械人化，人工製造社會化了完事。但是人類決不是這樣簡單的東西。

人是有魂的。請看廟行鎮的三位勇士啊，在那樣猛烈的砲火之下，以他們所帶的器械按理萬萬破壞不了的鐵條電網，可是一碰着大和民族偉大的精神力量，就化爲敗葉微塵了。

那號稱『難攻不拔』的旅順堅壘，到底也敵不過日本。人的精神決不是用數學的範疇所能計算的，然而近來的人，尤其是青年們，却都有不管怎樣偏要把人類，把社會，都數學化的癖性。思想總是都趨於打算的，功利的，把大和民族的精神放在腦後去了。

(二)大家要不惜以國力爲孤注，爲滿洲的建國一拼呀！

今日「滿洲」的「建國」，是要我們日本不能不賭全副的國力來幹的一件重大的急務，是世人對於這件事的想法，動輒總是趨於功利的傾向，看起來真令人不勝慨歎之至。

「滿洲」固然是我們的生命線，是我們的重大權益所在，但是如果專從什麼

權益啊，生命線啊上主張，在中國人就會怎樣的想呢，他們當然就認為是：『那個狹小的國裏，沒飯吃的，無處謀生的日本人，跑到中國來，乞丐似的，伸手來討飯吃的了』，所以自始至今不得不把我們當乞丐看待了。排日也好，抗日也好，至於侮日，也同是由於認我們爲乞丐的緣故啊。

也可以說是全怪那班人們，開口閉口總是什麼那幾件權利到了手哪，或是那幾處礦山又歸我們所有了哪，處處總都是照這樣的打算法，照這樣的說法，其結果所以越發招人家的輕侮，長人家的驕氣，纔生出去年秋天的事變來啊，（註，就是前年九一八瀋陽事變）。我往年到中國去的時候，曾經和西山會議派的人們切切實實磋商討論過的。

從他們的口中對我說過這種意思的話，就是：『日本是苦於糧食問題，人口問題無從解決罷。我們中國給你們糧食好了。替你們謀人口的出路好了，但求你們日本對我們中國的態度略微改變一點，放親善些罷，縱不說是奉我們爲師，也

要請你們心目中把中國當作個衣之食之的生活本源纔是』。

我們本來是既不敢有意的侮辱中國，也不敢仇視他們的，但是一面也決不願意爲了人口糧食的問題，就全然把日本的體面都丟了，去對中國磕頭下跪，以求解決辦法的啊。那時候我回答他們的話，其要旨是：『這真是承你們的一番好意，多謝，多謝。吃飯的事我們自己還勉強辦得來，不敢煩你們操心。中日的親善並非單是日本糧食不夠的時候，纔發生的問題。要請你我諸位睜開眼來看看東洋的大勢是何情狀，至於日本人有沒有飯吃，我們無論如何自己總會想辦法的。就是沒有米，我們也會想方法製造的。對於現在增加的人口所需要的米糧，這點區區小事，我們也還有法子，增加產量，可以養活他們。況且縱然米的生產量不够，我們就是喝稀粥，也還是可以生存的。

往年日本的公卿貴人，就是喝稀粥爲生的。在幕府的末年，米產不足的藩侯就獎勵茶粥，喝着稀粥也居然幹成了明治維新的大事業來。是在現代，像我國的

二木謙三博士，一天豈但不吃三頓飯，連兩頓也都不用吃的。然而二木博士居然能工作得很好的。要說是祇喝稀粥，喝濃湯就不能生存，那是不會有的事。

日本自古以來就養成「武士謀道不謀食」的思想。以這樣唯物的觀念來看中日問題，那未免太糟了。從更高更大的處所着眼，去觀察中日的關係，豈不好麼？』我是這樣回答他們的。

現在就滿洲的問題看來，萬不能不深深的知道那班簡單的專從唯物論上着想，祇說什麼權益問題咧，什麼生命線問題咧，都是絕大的錯誤啊。

然則我們對於滿洲問題應該怎樣的看法纔是呢，要知道這全是由於那歐西方面傳來的使中國民族墮落的唯物思想，竟然把日本的民族精神，國民道德，冒瀆到發火點的緣故啊。

要知道日本的道德是公明正大的，仁義博愛的，決不止於嘴裏說說的所謂口頭禪，而是具有一種能說就能行的勇猛精進的特徵。

換句話說，就是三種神器所象徵的，在三千年長久的歷史上大放光輝，並且一直傳到現在的公明・仁愛・勇斷三種美德。我們日本民族是毫不怕流血的。爲了正義，雖是拋棄生命也毫不顧惜的。至於我們所作所爲的都是公明，都是仁愛。這種奮鬥努力的結晶即是我們日本的歷史，並且我們的使命，我們的道德，就在要把這種精神具體化。

保持這種美德，這種精神的中心就是我們的皇室。皇室的聖德之所以崇高，也就是在這一點上。

爲要圖皇室之興盛，扶翼皇猷的所謂「天王明聖」精神的日本道德能發揮光大，就是我們生存的根本意義。天皇陛下決不說『爾等臣民宜圖皇室之興隆。』而每道勅語上的聖意，總是注重在末尾上的『爾等臣民當盡力以扶翼此皇猷』。在徵兵制頒布六十週年紀念的日期，我們曾經被召進宮，賜了優渥的勅語，這真是令人不勝感激之至。這次的天語，也是有『爾等當闡明皇祖皇考之遠猷，

盡臣子之責，努力使國基愈臻鞏固，務期進而致力以擁護世界之和平，有厚望焉」的話。

盡忠竭力，擁護這樣公明的，世界上無可比倫的道德，正是我們所感激的。可是中國人藐視我們日本這樣的道德力，想從權利上打算盤，侮辱我們日本，甚至於欺騙我們。這種最惡的情形，就是引起滿洲問題的最大原因。所以在中國人的方面，祇要能把他們的文章所粉飾的道德，加以實行的反省，我確信滿洲的問題是很容易解決的。

並且就是歐美的唯物思想，祇要那些民族能不單是為日本精神所感動為止，而能認識我們的道德價值，我想日內瓦的暗雲也可以一掃而空了。

即如那祇知道一味圖歐洲各國自己便利的國際聯盟，雖是當初原提議者的美國，自己也都未曾參加。要是都專為自己的便利設想，一味替自己打算盤，謀利益，照這樣的派代表出席，議論事件，慢說是為世界，雖是在日本一國之內，東

北的冰天雪地和台灣的炎天熱地，也有彼此利害不同之處，不容易談得攏來的。假使世界各國也有點眼光，能認識清楚日本在東洋之道德的存在，和滿洲事變之公明正大，那麼，對於偉大的日本精神之大有造於世界人類，想必也不能不感激涕零罷。

(三)勿做人造的機械人

豈但世界的人類，就是日本的一部份人士，也有做了唯物思想下之囚虜的。當這個時候，我們的第一件要事，就是要跳出這種人造機械人，人造社會的思想圈子，顯揚真正日本的面目於世界，指導全世界的文化。決不能自陷於卑屈，去追隨別人。

局面的打開，日本的更生，滿洲的建國等等，都是我們當前的吃緊問題，然而論其根本，堅強正確的認清我們日本人的魂，這件事是今日最大的急務啊。

由這上面不但是東洋的和平，世界的和平，可望其確實鞏固，還可以進而救

濟墮落的全人類，這是我所確信不疑的。

最後我還要大聲疾呼的，再說一句話。現代日本的急務，並非是唯物的瑣細的議論，而是要把持住我們建國以來的日本精神，並且使他能具體的形諸實際。

第二章 告全國民

(一)世界與日本

試一考察日本在世界上地位，自從以維新開國的大改革，日本的真面目光被四表以來，總是維持正義，不惜拋棄一切以保和平，可是有的時候，却毫不躊躇的堂堂乎施展出武力來，掃盪一切邪魔，所以開國僅乎纔不出五十年，就居然切實實的躋於世界三大強國之一了。這固然是仰賴天皇陛下之稜威，然而也由於維新以來民氣之盛，遇事都合機宜，毫未錯過趨向，祇知道披瀝紛身碎骨的至誠，以扶翼皇謨的緣故。扶翼皇謨者，就是要實現大日本的大理想，爲這件事而粉身碎骨，本來確乎是做日本國民之「大乘的自覺」，全體國民心裏都火一般的熱烈希望着的。然而最近這種熱烈的國民的意氣，却漸漸的在那裏往下消沉了。要以悲觀的論調說，簡直是以極大的速度在往下墮落的狀態。

請大家看看風靡現代社會各階級的浮薄的風潮。資本家呢，祇知道按着資本家的本位，一味的流於打算和功利，不顧社會全般的安寧福祉。政治家呢，動輒爲黨利黨路所驅使，忘記了國家大局，以薪水爲生的人（Salary men）學生也動不動都是拋棄了本分，差不多都是「今朝有酒今朝醉」，祇想求今天的安逸享樂，全不顧再下一個時代的樣兒。一言以蔽之，舉世滔滔的流於輕佻，惑溺於功利主義，一點氣魄也沒有，意氣也沒有，抱負也沒有，理想也沒了。這樣的狀態放任下去，思想起來，恐怕誰也要爲國家的前途寒心罷。最不得了的，就是這並非將來的事，而是當前明明白白放着的一種災殃。

就是「日本在世界上孤立無助」這一件極可痛心的大事實。

（二）日本自己的罪過

就在國民安閑無事，悠然自得的當口，論起日本的國際地位來，已經完全陷於孤立無援的地位了。試問我們日本何以會陷於這樣可慘的境遇呢，這却不能不

令人發深長思了。不過這個原因也很簡單。不消說的，這全是由於日本人欠缺所以爲日本人的自覺，忘記了對於皇國日本的正確認識的緣故，其結果就弄到國民的意氣衰歇，氣魄消磨，無論政治界，思想界，都祇知道顧目前，一點魄力都沒有，其結果就成了自輕自悔，陷於自暴自棄的混亂狀態了。

試問把建國的大精神忘記了，把做日本國民的矜持處也都拋棄了。

我們日本所剩的還有什麼呢。所有一切的禍殃都是乘這個戲隙生出來的。至於日本招世界各國的輕視，受中國的侮辱，推原禍始，畢竟還是由於日本自己的罪過。滿洲的事變照這樣的發生，弄到以國際聯盟爲中心，全世界都對日本取包圍的攻勢，招致這樣情勢的緣故，大家都要再三的想想，發深長之思啊。

滿洲的事變，不單是由於什麼蹂躪條約，侵害權益等等末節問題發生出來的，其根本的原因，還是由於日本之受中國方面的輕視和侮辱。那個什麼烏國際聯盟之所以不辯是非曲直，也不外是輕侮日本的証據。所以招全世界之輕侮正是使

日本陷於國際孤立狀況的直接原因，這件事之爲日本國民本身的罪過，已經是無待說明，顯而易見的了罷。

日本的國民非要把上面所講的這一篇道理領悟明白了不可。日本國民要把這個道理，清楚了的時侯，纔能打得開現在的難局。當這個時候發生滿洲的事變，這真是天誘其衷，可以說是天老爺爲要促日本國民的醒覺，在那裏亂打警鐘。我們對於現在的難局決不悲觀。看現在國際間的情勢，祇要國民能振起建國的大精神，發揚日本國民的意氣，不但是國際間的空氣立刻可以轉變好了，世界萬邦一齊低首，遵奉我們皇道的日子也就在眼前，這是千真萬確，毫無疑義的。

(三)東亞之現狀

我們建國的眞精神，和那可以稱爲日本國民大理想渾然融合爲一所顯示出來的皇道，論其本質，原是應該宣布於四海之外，擴充乎宇宙之內的。所以凡是足爲這件事障礙的東西，不管他是什麼，都不可不毅然決然使出實力來把他掃蕩

乾淨。說到這一點，我們有把東亞的現狀加一番檢討之必要。因為我們的設施，是要先以直接四周爲對象的，然則今日東亞之天地果作若何狀況乎。

最鄰近的中國是二十年來禍亂相尋，還未有一個能統一的中央政府，（譯者註：這全是胡說，民十七北伐成功後的中央，無論治績如何，總算把全國統一了）全然沒有備具一個國家的實體。印度是在英國的壓迫之下，三萬萬民衆備嘗塗炭之苦，到現在呢，弄成一個放在眼前無法解決的重大危機。再看那沃野千里的中央亞細亞，無盡藏寶庫的西比利亞，都被俄國掠奪去了，求不着一星半點的自由，和平之鄉的蒙古也化爲第二個中央亞細亞了。在這樣狀況之下，東亞大陸能够保持獨立國之體面的，除了我國之外，僅乎祇有一個暹羅王國而已。就是這碩果僅存的暹羅，也還是時常不斷的受四鄰的威脅，難期其國力之伸張。

對着如此的東亞各國現狀，以東亞之盟主自居，他人也以此相推許，不但有這種實力，並且負着宣揚皇道，救濟羣黎之天然使命的皇國日本，此刻萬無袖手

旁觀，放任不管之理了。

既然是爲了正義，孟子的書上也有『二者不可得兼，捨生而取義者也』的話。我們在任何情形之下，都要有抱定了直覺的信念，爲正義而奮鬥的覺悟。

英吉利是號稱講紳士主義的國家，然而印度的自治運動一年比一年熱烈，這是怎樣的一回事呢。美國是標榜正義和人道的。然而仔細檢討他的對外政策，看他在巴拿馬・尼加拉瓜・古巴・墨西哥以及其他中南美各國一切的所作所爲，令人生什麼感想。把其他國際場中各國的文化仔細觀察起來，其中連一點兒皇道的氣味也沒有。

東亞諸國現在是做了白色種壓迫的對象。既已經醒覺了的皇國日本，萬不能准許他們再橫行下去了，無論是任何強國的行動，祇要是不遵從皇道，就要把他打倒，這是皇國日本的任務。按照這個意義，無論東亞任何地點發生禍亂，在我們日本都是不容默視的。因爲和平之破壞是和皇國日本之大理理想絕對不能相容